

出行动，做出判断，判断可能还是错的，怎么承受失败的结果？

腾云：写不下去的时候怎么办？

许知远：写得下去的时候少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很痛苦的。就是喝酒，听音乐，出去闲逛，或者等待那一时刻就写下去了。灵感很少光顾，作家在大多数时间是一个苦工，写作是一个手艺活，是一个木匠的活。

腾云：你对新事物的好奇心，本质来自于哪里？

许知远：厌倦。厌倦以后，你就要找很多新的东西，就是这个驱动性。

何为理想读者

腾云：如果你和梁启超来一场“十三邀采访”，最想问梁启超什么问题？

许知远：特别想问他，跟最爱的老师发生分歧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。想问他两个人分别的时候，发生了什么。

还有很多细节，很多问题，都想问他。

腾云：你对读者有诉求吗？什么样的读者，才是你心目中的理想读者？

许知远：我没有多的诉求。因为写作首先是自己的事情，写作帮助我克服一些问题，帮助我理解那个时刻，给我一些力量。对读者的

影响，它是副产品，它是每个读者自我发现的。

一本书的信息是多样的，不应该传递单一的信息。读者在里面找到自己对应的东西，读到什么是什

么，也行。

而且，我觉得好的作品，应该是有很多层次的，你这次看到的是这个层次，下次看到的是那个层次，你这次对这一章兴奋，下次对下一章更兴奋。阅读在很大程度上是触发共振，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作品应该是提供尽量多的可能性，从而触发尽量多的共振。如果单一的维度，就容易变成励志书鸡汤书了。

腾云：对你影响最大的三本书是什么？

许知远：远远不止三本书，三十本书也有。其中，《上下五千年》有奠定性的作用，我七八岁读的，花了一个夏天读完。隋炀帝修大运河印象最深，现在这个场景都是栩栩如生。《上下五千年》引发了我读书的兴趣：原来我们的过去，发生过这么有意思的事情。后来上大学了，我想当一个新闻记者，也正是因为我知道“到底还发生了什么”。

另外，我读到奈保尔写的“印度三部曲”，发现自己是祖国的陌生

人，我其实不理解这个国家。

腾云：身为作家，你认为儿童应该如何读经典？

许知远：我不是教育专业的，

我也不太懂这些事情。但是我的个人感受是，当美好的事物是我们主动在寻找，这个事物的美好就会充分展现；当美好的事物是强迫灌输给我们，不管多么美好，都会遭到反对。就像鲁迅一样，他是多么美好的一个作家，但我们从小“被迫”读他，我对他产生了很长时间的抵触。可能到中年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鲁迅特别有意思，刚发现他的好。我们教育的问题是灌输性太强，如果孩子是自己发现了马尔克斯，那肯定是很有意思的事情，他就是看不明白，也无所谓，他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本书存在着，也好。

美好的社会，是给孩子很多的选择。一个是没有那么多的压力，是自由的；第二个是有很多展览，有很多有趣的电视节目，有很多有趣的课外小组，可以自己选择。

腾云：你怎么看待未来的科技时代？人工智能、基因工程，无人驾驶汽车，这些新技术将给我们整个人类带来怎样新的革命？

许知远：新的时代已经到来，人变得不像人了，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。人变得更数字化、机械化，将来更可被操控，这种改变已经在开始发生了。看我们的思维方式，看我们整个舆论方式、表达方式，其实没有多样性。

新的技术会驱赶丰富性，让社会和生活越来越单调，有汽车、别墅、电视机、手机、游戏，这些事物出现后，人类的生活越来越雷同单调了，这样的社会趋势不可避免。

商店里卖的18种方便面，它是一种多样性吗？不是，因为它还是方便面，没有多样性。

一本书的信息是多样的，不应该传递单一的信息。读者在里面找到自己对应的东西，读到什么是什